
四庫全書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

錢塘程川撰

易四

統論經義四

問乜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然乜言君子以經綸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曰需是緩意在他無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乜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

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出不無齟齬艱難故當為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

潘時舉錄

有一例成卦之主皆說於彖詞下如屯之初九利建侯大有之五同人之二皆如此

劉礪錄

屯是陰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滯困則窮矣

葉賀孫錄

問易中也有偶然指定一兩件實事言者如亨於岐山利用征伐利遷國之類是也曰是如此亦有兼譬喻言者利涉大川則行船之吉占而濟大難大事亦如之

林賜錄

十六日月雖闕未多却圓似生明之時畢竟是漸闕去月初雖小於生魄時却是長底時節問占得此爻則如何曰這當看所值之時何如大意大抵不得便宜

不知何氏録

月幾望是説陰盛

羲淵録

否泰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此八卦首尾皆是一義如咸皆是感動之義之類咸内卦艮止也何以皆説動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説動卦體雖是動然才動便不吉動之所以不吉者以内卦屬艮也

沈僴録

聖人説易逐卦取義如泰以三陽在内為吉至否又以在上為吉大槩是要壓他陰六三所以不能害君子亦是被陽壓了但包羞而已包羞是做得不好事只得慚惶更不堪對人説

劉礪録

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於泰否只為陽説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為君子世間

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他急迫之却為害不然如舜湯舉伊尹臯陶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為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

不知何氏録

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無不否若是有手段底則是稍遲得曰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世稍不支梧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做得

林學履録

易中言帝乙歸妹箕子明夷高宗伐鬼方之類疑皆當時帝乙高宗箕子曽占得此爻故後人因而記之而聖人以入爻也如漢書大横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亦是啟曽占得此爻也火珠林亦如此

沈僩録

凡易一爻皆具兩義如此吉者不如此則凶如此凶者不如此則吉如出門同人須是自出去與人同方吉若以人從欲則凶亦有分曉說破底婦人吉夫子凶

咸其腓雖凶居吉君子得輿小人剥廬如需于泥致寇至更不決吉凶夫子便象辭中說破云若敬慎則不敗也此是一爻中具吉凶二義者如小過飛鳥以凶若占得此爻則更無可避禍處故象曰不可如何也

黄嵤録

動而說成隨巽而止成蠱

甘節録

易中言天之命也天之道也義只一般但取其成韻耳不必强分析

葉賀孫録

張元德問易中言剛柔分兩處一是噬嗑一是節此頗難解曰據某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曰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曰偶於此言之其他卦别有義又問復卦剛反作一句否曰然此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以順行是解出入无疾

以下大抵彖辭解得易極分明子細尋索儘有條理潘時舉錄錄中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句下張洽錄云分猶均也錄中偶於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句下洽錄云剛柔分語廉與日夜分同

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似一般曰噬嗑明在上動在下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而用故云明罰勑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

故云折獄致刑此是伊川之意其說極好

林學履錄

爲嫌於無陽也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從此生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得成一陽陰剝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剝全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直卿舉冬至子之

半先生曰正是及子之半方成一陽子之半後第二陽方生陽無可盡之理這箇才剝盡陽當下便生不曾斷續伊川說這處未分曉似欠兩句在中間方說得陰剝陽生不相雜處虞復之云恰似月弦望便見陰剝陽生逐旋如此陰不會一上剝陽不會一上長也

徐寓錄字居父永嘉人庚戌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一歲池錄二十卷二十一卷饒錄二十六卷中

剝上九一畫分為三十分一日剝一分至九月盡方盡

然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息至十月初一日便生一分積三十分而成一畫但其始未著耳至十一月則此畫已成此所謂陽未嘗盡也道夫問陰亦然今以夬乾姤推之亦可見矣但所謂聖人不言者何如曰前日劉履之說蔡季通以為不然其以為分明是如此但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是恁地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

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為耳豈能使之無邪
劉履之曰蔡季通嘗言陰不可以抗陽猶地之不足
以配天此固然之理也而伊川乃謂陰陽亦然耶天
不言耳元定不敢以為然也

楊道夫録

問伊川所説剥卦曰公説關要處未甚分明他上纔消
下便生且如復卦是一陽有三十分他便從三十日
須逐分累起到得交十一月冬至他一爻已成消時

也如此只伊川說欠得幾句說漸消漸長之意直卿

問冬至子之半如何是一陽方生賀孫云冬至子之半是已生成一陽不是一陽方生曰冬至方是結算那一陽冬至以後又漸生成二陽過一月却成臨卦坤卦之下初陽已生矣

葉賀孫錄

問剝一陽盡而爲坤程云陽未嘗盡也曰剝之一陽未盡時不曽生纔盡於上這些子便生於下了

黄卓録字先之所聞年歳
未詳饒後録十二卷中

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説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經合道為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如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便是小過之事只是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合義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能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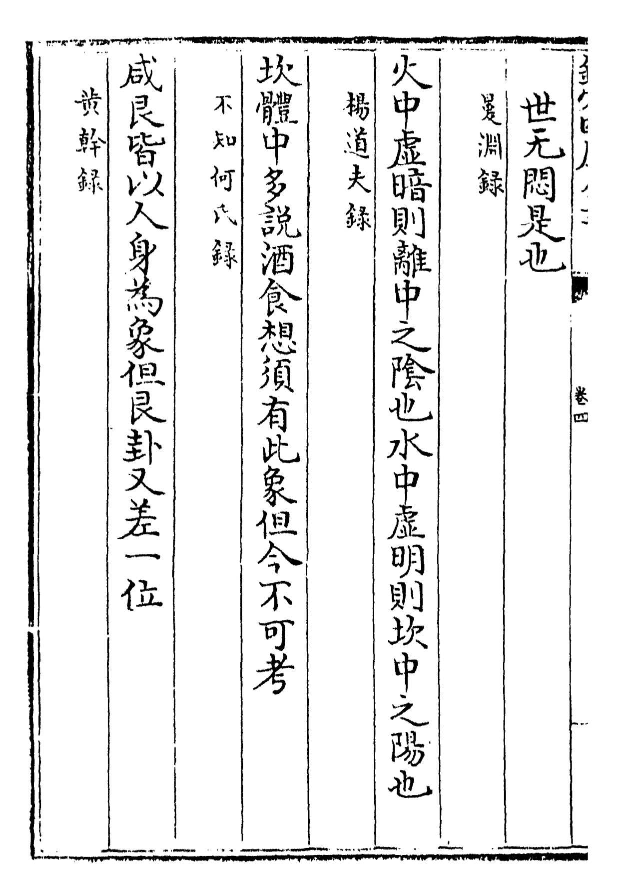
擇賢輔而立其子且恁地平善過然道理去不得須是禪授方合義湯武豈不能出師以恐嚇紂且使其悔悟修省然道理去不得必須放伐而後已此所以事雖過而皆合理也

沈僩錄

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底氣象

晏淵錄

小過是收歛入來底大過是行出來底如獨立不懼遯



世无悶是也

僩録

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

揚道夫録

坎體中多説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

不知何氏録

咸艮皆以人身為象但艮卦又差一位

黄幹録

咸就人身取象看來便也是有此取象說咸上一畫如人口中三畫有腹背之象下有人脚之象艮就人身取象便也似如此上一陽畫有頭之象中二陰有口之象所以艮其輔於五爻言之內卦以下亦有足象

劉礪録

艮其腓咸其腓二卦皆就人身上取義而皆主靜如艮其趾能止其動便无咎艮其腓腓亦是動物故止之不拯其隨是不能拯止其隨限而動也所以其心不

快限即腰所在初六咸其拇自是不合動六二咸其腓亦是欲隨股而動動則凶若不動則吉

黄㽦録

問大壯本好爻中所取却不好睽本不好爻中所取却好如六五對九二處非其位九四對上九本非相應都成好又不知何故曰大壯便是過了才過便不好如睽卦之類却是易之取爻多為占者而言占法取變爻便是到此處變了所以困卦雖是不好然其間

利用祭祀之屬却好問此正與羣龍无首利永貞一般曰然却是變了故如此

黄榦録

澤無水困是盡乾燥處

潘謙之書曰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志君子反身修德亦一般殊不知不然象曰澤無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無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下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人以反身修德豈可以困為比只觀澤無水困

與山上有水蹇二句便全不同

林學履錄

沈僩錄同

問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曰伊川將來相牽合說某不曉看來人自有遷善時節自有改過時節不必只是一件事某看來只是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遷善如風之迅改過如雷之烈又曰聖人取象亦只是箇大約彷

彿意思如此若纔著言語窮他便有說不去時如後面小象若更教孔子添幾句也添不去

沈僩録

益損二卦說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未濟與旣濟說伐鬼方亦然不知如何未濟看來只陽爻便好陰爻便不好但六五上九二爻不知是如何蓋六五以得中故吉上九有可濟之才又當未濟之極可以濟矣却云不吉更不可曉

林學蒙錄

大抵損益二卦諸爻皆互換損好益都不好如損六五却成益六二損上九好益上九却不好

僩淵錄

這幾卦多說那臀不可曉

僩淵錄

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

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又曰六

五貞吉升階與萃九五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無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

董銖錄

易言順乎天而應乎人後來人盡說應天順人非也

蕭佐錄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後錄十九卷中

兌巽卦爻辭皆不端的可以移上移下如剝卦之類皆確定移不得不知是如何如和兌商兌之類皆不甚

親切為復是解書到末稍會懶了看不仔細為復聖人別有意義但先儒解亦皆如此無理會

不知何氏録

中孚有卵之象小過中間二畫是鳥腹上下四陰為鳥翼之象鳥出乎卵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

林學蒙録

中孚與小過都是有飛鳥之象中孚是箇卵象是鳥之未出殼底孚亦是那孚膜意思所以卦中都說鳴鶴

翰音之類翰音登天言不知變者蓋說一向恁麼去不知道去不得這兩卦十分解不得且只依稀地說豚魚吉這卦中他須見得有豚魚之象今不可考占法則莫須是見豚魚則吉如鳥占之意象若十分理會著便須穿鑿

晏淵錄

中孚小過兩卦鶻突不可曉小過尤甚如云弗過防之則是不能過防之也四字只是一句至弗過遇之與

弗遇過之皆是兩字為絶句意義更不可曉

林學蒙録

易不是說殺底物事只可輕輕地說若是確定一爻吉一爻凶便是揚子雲太玄了易不恁地兩卦各自說濡尾濡首不必拘說在此言首在彼言尾大槩既濟是那日中衘晡時候盛了只是向衰去未濟是五更初時只是向明去聖人當初見這箇爻裏有這箇意思便說出這一爻來或是從陰陽上說或是從卦位

上説他這箇説得散漫不恁地逼拶他他這箇説得疏到他箇時㿻水不漏到他疏時疏得無理會若只要就名義上求他便是令人説易了大失他易底本意周公做這爻辭只依稀地見這箇意便説這箇事出來大段散漫趙子欽尚自嫌某説得疏不知如今煞有退削了處譬如箇燈籠安四箇柱這柱已是礙了明若更剔去得豈不更是明亮所以説不可為典要可見得他散漫

晏淵録

既濟未濟所謂濡尾濡首分明是説野狐過水今孔子解云飲酒濡首亦不知是如何只是孔子説人便不敢議他人便恁地不得

劉礪録

易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畧舉一端以見凡例而已

不知何氏録

上下繫辭說那許多爻直如此分明他人說得分明便淺近聖人說來却不淺近有含蓄所以分在上下繫也無甚意義聖人偶然去這處說又去那處說嘗說道看易底不去理會道理却只去理會這般底譬如讀詩者不去理會那四字句押韻底却去理會十五國風次序相似

夒淵録

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不知何氏録

繫辭中説是故字都是喚那下文起也有相連處也有不相連處

曼淵録

繫辭一字不胡亂下只入不仔細看如吉凶者失得之象四句中間兩句悔是自凶而向乎吉吝是自吉而趨乎凶進是自柔而向乎剛退是自剛而趨乎柔又如乾知險坤知阻何故乾言險坤言阻舊因登山曉

得自上而下來方見險處故以乾言自下而上去方見阻處故以坤言

陳淳錄

繫辭中如吉凶者失得之象一段解得自有功恐聖人本意未必不如此問聖人以此洗心一段亦恐非先儒所及曰也只得如此說不知畢竟是如何

黃榦錄

看繫辭須先看其自大衍之數以下皆是說卜筮若不

是說卜筮却是說一無底物今人誠不知易可學云今人只見說易為卜筮作便羣起而爭之不知聖人乃是因此立教曰聖人丁寧曲折極備因舉大畜九三良馬逐讀易當如筮相似上達鬼神下達人道所謂冒天下之道只如此說出模様不及作為而天下之道不能出其中可學云今人皆執畫前易皆一向亂說曰畫前易亦分明居則玩其辭有不待占而占自顯者

鄭可學錄

且如易之作本只是為卜筮如極數知來之謂占莫大乎蓍龜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等語皆見得是占筮之意蓋古人淳質不似後世人心機巧事事理會得古人遇一事理會不下便須去占占得乾時元亨便是大亨利貞便是利在於正古人便守此占知其大亨却守其正以俟之只此便是開物成務若不如此何緣見得開物成務底道理即

此是易之用人人皆決於此便是聖人家至戶到以教之也若似後人事事理會得亦不待占蓋元亨是示其所以為卦之意利貞便因以為戒耳又曰聖人恐人一向只把做占筮看便以義理說出來元亨利貞在文王之辭只作二事正是大亨以正至孔子方分作四件然若是坤元亨利牝馬之貞不成把利字絕句後云主利卻當如此絕句至於他卦卻只作大亨以正後人須要把乾坤說大於他卦畢竟在占法

却只是大亨以正而已

黄㽦録

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問推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无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説通是就上面處得行處説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問如貿

賤富貴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至於無入而不自得便是通否曰然

黃榦録

今之說易者先掊擊了卜筮如下繫說卜筮是甚次第某所恨者不深曉古人卜筮之法故今說處多是想像古人如此若更曉得須更有奥義可推或曰布蓍求卦即其法也曰爻卦與事不相應則推不去古人於此須有變通或以支干推之

李方子録

說卦中說許多卜筮今人說易却要掃去卜筮如何理會得易毎恨不得古人活法只説得箇半死半活底若更得他那箇活法却須更看得高妙在古人必自有活法且如筮得之卦爻却與所占底事不相應時如何他到這裏又須別有箇活底例子括將去不只恁死殺着或是用支干相合配處或是因他物象揲着雖是占筮只是後人巧去裏面見箇小小底道理

旁門曲逕正理不只如此

燾淵録

序卦雜卦聖人去這裏見有那無緊要底道理也說則箇了過去然雜卦中亦有說得極精處

燾淵録

問乾坤大過頤坎離中孚小過八卦番覆不成兩卦是如何曰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離是四正卦兌便是番轉底巽震便是番轉底艮六十四卦只八卦是

正卦餘便只二十八卦番轉為五十六卦中孚便是大底離小過是箇大底坎又曰中孚是箇雙夾底離小過是箇雙夾底坎大過是箇厚畫底坎頤是箇厚畫底離按三畫之卦只是六卦即六畫之卦以正卦八加反卦二十有八為三十有六六六三十六也邵子謂之暗卦小成之卦八即大成之卦六十四八八六十四也三十二與六十四同

不知何氏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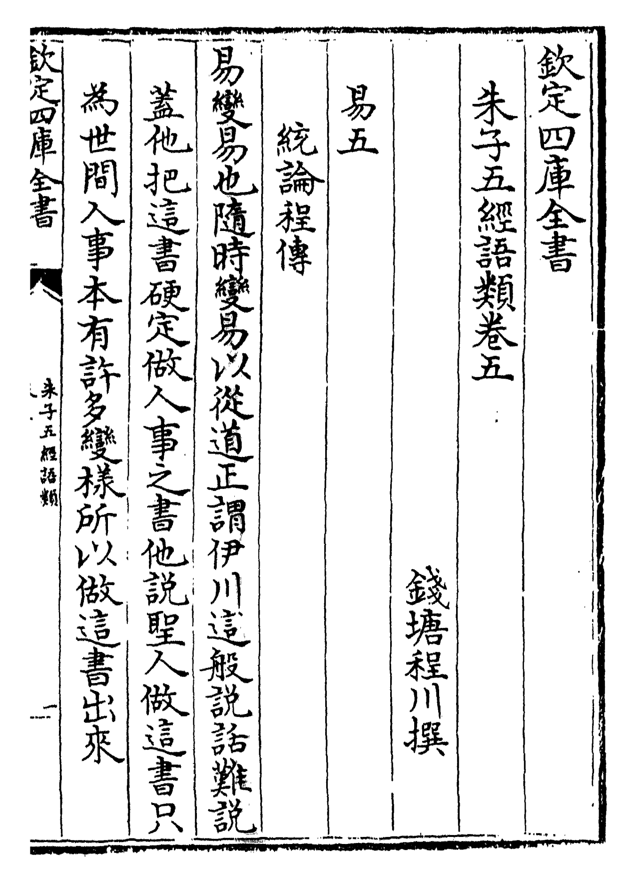
錄中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句下林學蒙錄云自

此八卦外只二十八卦番轉為五十六卦就此八卦中又只是四正卦乾坤坎離是也

卦有反有對乾坤坎離是反艮兌震巽是對乾坤坎離倒轉也只是四卦艮兌震巽倒轉則為中孚頤小過大過其餘皆是對卦

淵錄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

錢塘程川撰

易五

統論程傳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說蓋他把這書硬定做人事之書他說聖人做這書只為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樣所以做這書出來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此是一箇理一箇象一箇辭然欲理會理與象又須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凡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箇通路行去若不尋得一箇通路只驀地行去則必有碍典禮只是常事會是事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如庖丁解牛固是奏刀騞然莫不中節若

至那難處便著些氣力方得通故莊子又說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莊子說話雖無頭當然極精巧說得到今學者却於辭上看觀其會通以行典禮也

葉賀孫録

體用一原體雖無迹中已有用顯微無間者顯中便具微天地未有萬物已具此是體中有用天地既立此理亦存此是顯中有微

甘節錄

劉用之問易傳序觀會通以行典禮曰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典禮只是常事

葉賀孫錄

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喫力為人處

徐寓錄

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他人著工夫補綴亦

安得如此自然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卦辭爻辭無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不知何氏録

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無毫髮遺恨此乃名言今作文字不能得如此自是牽强處多

李閎祖録

録未不能得如此二句一本云不能得如此自然

伊川晚年所見甚實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話今觀易傳可見何嘗有一句不著實

余大雅録

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問胡文定春秋曰他所說盡是正理但不知聖人當初是恁地不是恁地今皆見不得所以某於春秋不敢措一辭正謂不敢臆度爾

楊道夫録

程子言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這只是一箇道理陰陽之道一進一退一長一消反復往來上下於此見之

楊道夫録

問先儒讀書都不如先生精密如伊川解易亦甚疎曰伊川見得箇大道理却將經來合他這道理不是解易又問伊川何因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也是

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

汪德輔錄字長孺鄱陽人壬子所聞先生六十三歲饒後錄十三卷中

問伊川易說理太多曰伊川言聖人有聖人用賢人有賢人用若一爻止做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也說得極好然他解依舊是三百八十四爻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用也

陳淳錄

錄未黃義剛錄有云林擇之云伊川易說得理也太多先生曰伊川求之便是太深云八

問程傳大槩將三百八十四爻做人說恐通未盡否曰也是則是不可粧定做人說看占得如何有就事言者有以時節言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則為事以初終言之則為時以高下言之則為位隨所值而看皆通繫辭云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豈可粧定做人說

林學履録

已前解易多只說象數自程門以後人方都作道理說

了

劉礪錄

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又云易傳亦有未安處如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只是說一箇無所作為之意易傳却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殊非正意

李閎祖錄

伊川設象只似譬喻樣說看得來須有人象如此只是

如今曉他不出

夔淵錄

伊川只將一部易來作譬喻說了恐聖人亦不肯作一部譬喻之書朱震又多用伏卦互體說陰陽說陽便及陰說陰便及陽乾可為坤坤可為乾太走作近來林黄中又撰出一般翻筋斗互體一卦可變作八卦也是好笑据某看得來聖人作易專為卜筮後來儒者諱道是卜筮之書全不要惹地卜筮之意所以費

力今若要說且可須用添一重卜筮意自然通透如乾初九潛龍兩字是初九之象勿用兩字即是告占者之辭如云占得初九是潛龍之體只是隱藏不可用作小象文言釋其所以為潛龍者以其在下也諸爻皆如此推看怕自分明又不須作設戒也

邵浩録丙午所聞先生五十七歲饒後録九卷中

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而文剛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諸處皆牽强說了王輔嗣卦變又變得不自然

其之說却覺得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非是聖人合下作卦如此自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

劉礪録

易要分内外卦看伊川却不甚理會如巽而止則成蠱止而巽便不同蓋先止後巽却是有根株了方巽將去故為漸

黄㽦録

伊川云卦爻有相應看來不相應者多且如乾卦如其

說時除了二與五之外初何嘗應四三何嘗應六坤卦更都不見相應此似不通

曼淵録

伊川多說應多不通且如六三便夾些陽了陰則渾是不發底如六三之爻有陽所以言含章若無陽何由有章含章爲是有陽半動半靜之爻若六四則渾是柔了所以括囊

曼淵録

易傳說文義處猶有些小未盡處

李公謹錄川按公謹所錄蓋與李處謙同編語類中不詳所聞年歲及蜀語類徽續語類池錄饒錄卷次云餘做此

伊川易煞有重疊處

葉賀孫錄

問易傳如何看曰且只恁地看又問程易於本義如何曰程易不說易文義只說道理極處好看又問乾繇辭下解云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

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據此說却是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聖人因而重之為六畫似與邵子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為六畫不同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卦與邵子說誠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曾問之故一向只隨他所見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畫甚卦此處便曉他不得又問啟

蒙所謂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兩儀固兩儀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兩儀又為四象以至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莫不皆然可見一物各具一太極是如此否曰此只是一分為二節節如此以至於無窮皆是一生兩爾因問序所謂自本而榦自榦而支是此意否曰是又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二神字不同否曰鬼神之神此神字說得麤如繫辭言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此所謂

妙用謂之神也言知鬼神之情狀此所謂功用謂之鬼神也只是推本繫辭說程易除去解易文義處只單說道理處則如此章說天專言之則道也以下數句皆極精

道錄錄

易傳難看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無抑揚若能看得有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蓋易中說理是預先說下未曾有底事故乍看甚難不若大學中庸有箇

準則讀著便令人識蹊徑詩又能興起人意思皆易看如謝顯道論語却有啓發人處雖其說或失之過識得理後却細密商量令平正也

萬人傑錄

易傳須先讀他書理會得義理了方有箇入路見其精密處蓋其所言義理極妙初學者未會便看不識其味都無啓發如遺書之類人看著却有啓發處非是易傳不好是不合使未當看者看須是已知義理者

得此便可磨礲入細此書於學者非是啟發工夫乃磨礲工夫

黄營録

詩書畧看訓詁解釋文義令通而已却只玩味本文其道理只在本文下面小字儘説如何會通得他若易傳却可脫去本文程子此書平淡地慢慢委曲說得更無餘藴不是那敲磕逼挼出底義理平鋪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難學如其他峭拔雄健之

文却可做若易傳樣淡底文字如何可及

黄㽦錄

伯恭多勸人看易傳一禁禁定更不得疑著局定學者只得守此箇義理固是好但緣此使學者不自長意智何緣會有聰明

黄㽦錄

學者須讀詩與易易尤難看伊川易傳亦有未盡處當時康節傳得數甚佳却輕之不問天地必有倚靠處

如復卦先動而後順豫卦先順而後動故其彖辭極嚴似此處却閑過了

鄭可學録

看易傳若自無所得縱看數家反被其惑伊川教人看易只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甫解今有伊川傳且只看此尤妙

不知何氏録

有人云草草看過易傳一遍後當詳讀曰不可此便是

計功謀利之心若劈頭仔細看雖未知後面凡例而前看工夫亦不落他處

楊方録

用龜山易參看易傳數段見其大小得失

楊方録

問讀易若是從伊川之説恐太見成無致力思索處若用己意思索立説又恐涉狂易浩近學看易主以伊川之説參以横渠温公安定荆公東坡漢上之解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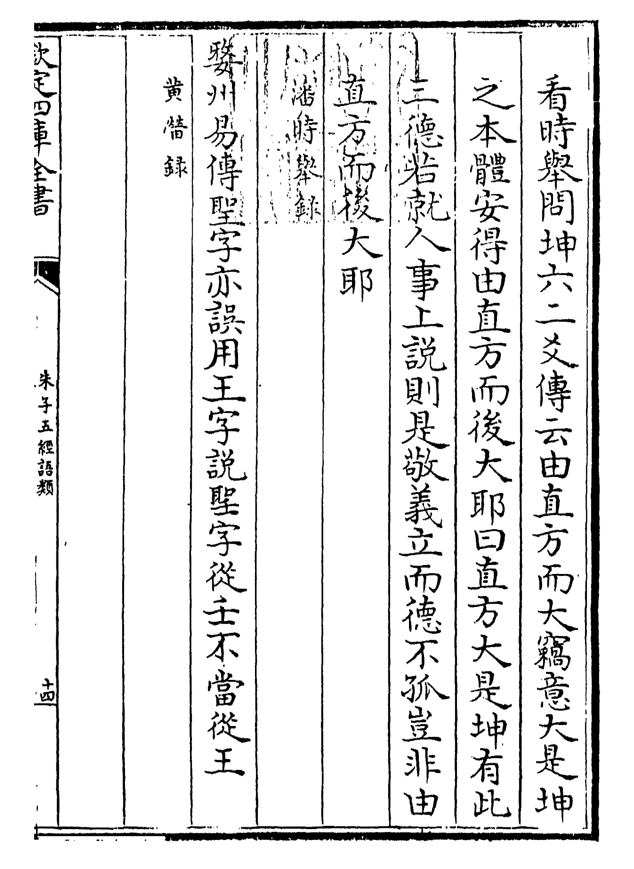
其長者抄之或足以已意可以如此否曰吕伯恭教人只得看伊川易也不得致疑某謂若如此看文字有甚精神却要我做甚浩曰伊川不應有錯處曰他說道理决不錯只恐於文義名物也有未盡又曰公看得諸家如何浩曰各有長處曰東坡解易大體最不好然他却會作文識句法解文釋義必有長處

邵浩錄

先生問時舉看易如何曰只看程易見其只就人事上

說無非日用常行底道理曰易最難看須要識聖人當初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都不正說引賢類進而云拔茅何耶如此之類要須思看某之啓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某少時看文字時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啓蒙晚往侍坐時舉曰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上生議論却不曾靠得易看所以不得見聖

入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説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説則後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他事類此者皆可應也啓蒙警學篇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先生頷之因云程易中有甚疑處可更商量



看時舉問坤六二爻傳云由直方而大竊意大是坤之本體安得由直方而後大耶曰直方大是坤有此三德若就人事上說則是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由直方而後大耶

潘時舉錄

婺州易傳聖字亦誤用王字說聖字從壬不當從王

黄㽦錄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十九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垣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馮士新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

錢塘程川撰

易六

統論邵易

康節易數出於希夷他在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又與他數合所以自樂今道藏中有此卦數（謂魏伯陽參同契魏東漢人）

聖人說數說得疏到康節說得密了他也從一陰一陽起頭他却做陰陽太少乾之四象剛柔太少坤之四象又是那八卦他說這易將那元亨利貞全靠着那數三百八十四爻管定那許多數說得太密了易中只有箇奇耦之數是自然底大衍之數却是用以揲蓍底康節盡歸之數所以二程不肯問他學若是聖人用不過如大衍之數便是他須要先揲蓍以求那

數起那卦數是恁地起卦是恁地求不似康節坐地

默想推將去便道某年某月某日當有某事聖人決

不恁地

晁淵錄

聖人說數說得簡略高遠疏闊易中只有箇奇耦之數

天一地二是自然底數也大衍之數是揲著底數也

推此二者而已康節却盡歸之數竊恐聖人必不為

也因言或指一樹問康節曰此樹有數可推否康節

曰亦可推也但須待其動爾頃之一葉落便從此推去此樹甚年生甚年當死凡起數靜則推不得須動方推得起

李方子錄

有氣有形便有數物有衰旺推其始終便可知也有人指一樹問邵先生先生云推未得少頃一葉墮便由此推起蓋其旺衰已見方可推其始終推亦只是即今年月日時以起數也

包揚錄字顯道建昌人癸卯甲辰乙巳所聞先生五十四歲五十五歲五十六歲饒後錄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中

某嘗問季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曾理會否曰伏羲須理會過某以為不然伏羲只是據他見得一箇道理恁地便畫出幾畫他也那裏知得疊出來恁地巧此伏羲所以為聖若他也恁地逐一推排便不是伏羲天然意思史記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那裏恁地巧推排

葉賀孫録

康節數四孔子數八料得孔子之數又大也季通自謂略已見之

楊方録

康節也則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

㬚淵録

龍圖是假書無所用康節之易自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皆有用處

劉礪錄

易書本原於卜筮又說邵子之學只把元會運世四字貫盡天地萬物

郭友仁錄字德元山陽人戊午所聞先生六十九歲池錄四十二卷中

王天悅雪夜見康節於山中猶見其儼然危坐蓋其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其數以陰陽剛柔四者為準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只管推之無窮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令人推他

數不行所以無他胸中

廖德明錄

問邵先生說無極之前無極如何說前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復坤之間乃無極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

楊驤錄字子昂建寧人己酉甲寅所聞先生六十歲六十一歲六十二歲六十三歲六十四歲六十五歲

餘錄下五卷十四卷中

無極之前一段問既有前後須有有無曰本無前後

李閎祖録

康節云動靜之間是指冬至夏至

李閎祖録

又説康節方圖子自西北之東南便是自乾以之坤自東北以之西南便是否以至泰其間有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所以又於此八卦見義蓋為是自兩角尖射上與乾坤相對不知得怎生恁地巧昜嘗説伏羲初只是畫出八卦見不到這裏蔡季通以為不然却説

某與太史公一般某問云太史公如何說他云太史公云伏羲至淳厚畫八卦便是某這說看來也是聖人淳厚只據見定見得底畫出如伊川說若不因時則一箇聖人出來許多事便都做了

劉砥錄

康節天地定位否泰相類詩八句是說方圖中兩交股底且如西南角乾東南角坤是天地定位便對東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便對次否之咸

次泰之損後四卦亦如是共十六卦

淵録

康節只說六卦乾坤坎離震巽含艮兌又說八卦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其餘反對者二十八卦

萬人傑録

康節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說言人立時全見前面全不見後面東西只見一半便似他這箇意思

淵録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

錢塘程川撰

易七

統論諸説

京房便有納甲之説參同契取易而用之不知天地造化如何排得如此巧所謂初三震受庚上弦兌受丁十五乾體就十八巽受辛下弦艮受丙三十坤受乙

這都與月相應初三昏月在西上弦昏在南十五昏在東十八以後漸漸移來至三十晦光都不見了又曰他以十二卦配十二月也自𪗋整復卦是震在坤下一陽臨是兊在坤下二陽泰是乾在坤下三陽大壯是震在乾上四陽夬是兊在乾上五陽乾是乾在乾上六陽姤是乾在巽上一陰遯是乾在艮上二陰否是乾在坤上三陰觀是巽在坤上四陰剝是艮在坤上五陰坤是坤在坤上六陰

不知何氏録

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季通云康節亦用六日七分但

不見康節説處

李方子録

京房輩説數捉他那影象才發見處便算將去且如今

日一箇人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算得這箇是

好人不好人用得極精密他只是動時便算得靜便

算不得人問康節庭前樹算得否康節云也算得須

是待他動時方可須臾一葉落地便就這裏算出這樹是甚時生當在甚時死

是淵録

南軒家有真蓍云破宿州時得之又曰卜易卦以錢擲以甲子起卦始於京房

勝瑞録字德粹新安人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饒録十七卷中

今人以三錢當揲蓍不能極其變此只是以納甲附六爻納甲乃漢焦贛京房之學

鄭可學録

太𤣥之説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旁陰陽消長來説道理

吳必大録

太𤣥中高處只是黄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

李方子録

太𤣥亦自莊老來惟寂惟寞可見

仲默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它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或云易是陰陽不用五曰它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時便也是五了又言揚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又問關子明二十七象如何

曰某嘗說二十七象最亂道若是關子明有見識必不做這箇若是他做時便是無見識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它

黄義剛録

問太玄曰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

林夒孫録

太玄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

李方子錄

太玄甚拙歳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着

不知何氏錄

問太玄中首陽氣潛藏於黄宫性無不在於中養首藏心于淵美厥靈根程先生云云曰所謂藏心于淵但是指心之虛静言之也如此乃是無用之心與孟子言仁義之心異

鄭可學錄

古易十二篇人多說王弼改今本或又說費直初改只如乾卦次序後來王弼盡改彖象各從爻下近日呂伯恭却去後漢中尋得一處云是韓康伯改都不說王弼據某考之其實是韓康伯初改如乾卦次序其他是王弼改

吳雉錄字和中建陽人所聞年歲未詳饒後錄十五卷中

問王弼說初上無陰陽定位如何曰伊川說陰陽奇耦

豈容無也乾上九貴而無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林學履錄

王㢸說初上無位如言乾之上九貴而無位需之不當位然乾之上九正是如此需之不當𨚫有可疑二四上是陰位不得言不當

㬊淵錄

火珠林猶是漢人遺法

李方子錄

自晉以來解經者却改變得不同如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捨經而自作文

李方子錄

關子明易麻衣易皆是偽書麻衣易是南康士人作今不必問其理但看其言語自非希夷作其中有云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不知心地如何馳騁

鄭可學錄

浩問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笑曰
偶然兩書皆是偽書關子明易是阮逸作陳無已集
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主簿作某知南康
時向見此人已無老邦也讀書博記一日訪之見他
案上有冊子問是甚文字渠云是某有見抄錄因借
歸看內中言語文勢大率與麻衣易相似自撰破又
因問彼處人麻衣易從何處得來皆云從前不曾見
只見戴主簿傳與人又可知矣仍是淺陋內有山是

天上物落在地上之說此是何等語他只是見南康有落星寺便為此說若時復落一兩箇世間人都被壓作粉碎先生遂大笑後來戴主簿死了某又就渠家借所作易圖看皆與麻衣易言語相應逐卦將來牽合取象畫取圖子需卦畫共食之象以坎卦中一畫作卓兩隂爻作飲食乾三爻作一箇人向之而食訟卦則三人背飲食而坐蒙卦以筆牽合六爻作小兒之象大牽可笑如此某遂寫與伯恭伯恭轉聞壽

翁時壽翁知太平謂如此戴簿亦是明易人郤作書
托其津遣來太平相見時戴已死又曰李壽翁看杜
撰易渠亦自得杜撰受用

邵浩錄

問麻衣易是偽書其論師卦地中有水師容民畜衆之
象此一義也若水行地中隨勢曲折如師行而隨地
之利亦一義也曰易有精有藴如師貞丈人吉此聖
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等

處因卦以發皆具蘊也既謂之藴則包含衆義有甚
窮盡儘推去儘有也

余大雅録

麻衣易南康戴主簿撰麻衣五代時人五代時文字多
繁絮此易說只是令人文字南軒跋不曾辨得其書
甚謬李壽翁甚喜之開板於太平州周子中又開板
於舒州此文乃不喞嘧底禪不喞嘧底修養法不喞
嘧底日時法

不知何氏録

麻衣易南康戴主簿作某親見其人甚稱此易得之隱者問之不肯言其人某適到其家見有一冊雜録乃戴公自作其言皆與麻衣易説大略相類及戴主簿死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真戴公所作也

林恪録字叔恭天台人癸丑所聞先生六十四歳池録二十二卷饒録四十六卷中

麻衣易是南康戴某所作太平州刋本第二跋即其人也師卦象倒説了

李閎祖錄

向在南康見四家易如劉居士變卦每卦變為六十四卻是按古如周三教及劉虛谷皆亂道外更有戴主簿傳得麻衣易乃是戴公偽為之蓋嘗到其家見其所作底文其體皆相同南軒及李侍郎被他瞞遂為之跋其嘗作一文字辨之矣

黄義剛錄

啓蒙初間只因看歐陽公集内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

算得出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自成一家文字中間自有好處緣是這道理人人同得看如何也自有人見得到底

葉賀孫録

歐陽公所以疑十翼非孔子所作者他童子問中說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只是說作易一事如何有許多般樣又疑後面有許多子曰既言子曰則非聖人自作這箇自

是它曉那前面道理不得了卻只去這上面疑他所謂子曰者往往是弟子後來旋添入亦不可知近來胡五峰將周子通書盡除去了篇名卻去上面各添一箇周子曰此亦可見其比

㬊淵錄

廖氏論洪範篇大段闢河圖洛書之事以此見知於歐陽公蓋歐公有無祥瑞之論歐公只見五代有偽作祥瑞故併與古而不信如河圖洛書之事論語自有

此說而歐公不信祥瑞併不信此而云繫辭亦不足信且如今世間有石頭上出日月者人取為石屏又有一等石上分明有如枯樹者亦不足怪也河圖洛書亦何足怪

黄義剛錄

日家四廢之說溫公潛虛只此而已

黄㽦錄

潛虛只是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

李閎祖錄

潛虛後截是張行成續不押韻見得

李閎祖錄

問横渠説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蓋自大極一判而來便已如此了曰論其極是如此然小人亦具此理只是他自反悖了君子治之不過即其固有者以正之而已易中亦有時而爲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

為小人謀乃所以為君子謀也

輔廣錄

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讐相殺底人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地太麤疎却添得些佛老在裏面其書自做兩様亦閒有取王輔嗣之說以補老蘇之說亦有不曉他說了亂填補處老蘇說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着處

見行敬則誠斯至草堂劉致中為作傳甚詳

楊方録

譙先生說見乃謂之象有云象之在道乃易之在太極

其意想是說道念慮才動處便有箇做主宰底然看

得繫辭本意只是說那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底

意思幾雖是未形然畢竟是有箇物了

㬊淵録

易舉正亂道

吳必大錄

朱震説卦畫七八爻稱九六他是不理會得老陰老陽之變且如占得乾之初爻是少陽便是初七七是少不會變便不用了若占得九時九是老老便會變便占這變爻此言用九用六亦如此

晁淵錄

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只是

初剛自訟二移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挨上去此等類按漢上卦變則通不得與季通在旅邸推

黄義剛録

朱子發觧易如百衲襖不知是説甚麽以此進讀教人主如何曉便曉得亦如何用必大曰致堂文字決烈明白却可開悟人主曰明仲説得開一件義理他便説成一片如善畫者只一點墨便幹淡得開如尹和

晴則便說不出范氏講義於淺處亦說得出只不會
深不會密又偏要說義理多如解孟子首章揔括古
今言利之說成一大片却於本章之義不曾得分曉
想當時在講延進讀人主未必曾理會得大抵范氏
不會辨如孟子便長於辨亦不是對他人說話時方
辨但於緊要處反覆論難自是照管得緊范氏之說
積鎖不牢處多極有踈漏者

先生因說郭子和易謂諸友曰且如揲著一事可謂小小只所見不明便錯了子和有著卦辨疑說前人不是不知疏中說得最備只是有一二字錯更有一段在乾卦疏中劉禹錫說得亦近栁子厚曾有書與之辨先生揲著辨為子和設

龔蓋卿録

沙隨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惟閏歲恰三百八十四日正應爻數余曰聖人作易如此則惟三年方一度可用

餘年皆用不得矣且閏月必小盡審如公言則閏年止有三百八十三日更剩一爻無用處矣或問沙隨何以答曰它執拗不回豈肯服也

沈僩錄

卦中要看得親切須是兼象看但象不傳了鄭東卿易專取象如以鼎為鼎革為爐小過為飛鳥亦有義理其他更有好處亦有杜撰處

劉礪錄

鄭東卿說易亦有好處如說中孚有卵之象小過有飛鳥之象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也蓋中孚之象以卦言之四陽居外二陰居内外實中虚有卵之象又言鼎象鼎形革象風爐亦是此義此等處說得有些意思但易一書盡欲如此牽合附會少間便疎脫學者須是先理會得正當道理了然後於此等些小零碎處收拾以相資益不為無補若未得正路脉先去理會這様處便疎略

沈僩錄
陳文蔚
錄同

鄭東卿少梅說易象亦有是者如鼎卦分明是鼎之象他說革是爐之象亦恐有此理澤中有火革這上畫是爐之口五四三是爐之腹二是爐之下口初是爐之底然亦偶然此兩卦如此耳

輔廣錄

林黃中來見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就一卦言之全體為太極內外為兩儀內外及互體為四象又顛倒取為八卦先生曰如此則不是生却是包也始畫卦時只是箇陰陽奇耦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而已方其為太極未有兩儀也由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為兩儀未有四象也由兩儀而後生四象方其為四象未有八卦也由四象而後生八卦此之謂生若以為包則是未有太極已先有兩儀未有兩儀已先有四象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矣

林又曰太極有象且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說何也曰有太極是有此理無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無象林又言三畫以象三才曰有三畫方看見似箇三才模樣非故畫以象之也

李閎祖録

林黄中以互體爲四象八卦

廖德明録

因說趙子欽易說曰以某看來都不是如此若有此意

思聖人當初解彖解象繫辭文言之類必須自說了

何待後人如此穿鑿今將卦爻來用線牽或移上在

下或挈下在上辛辛苦苦說得出來恐都非聖人作

易之本意須知道理聖人作易還要做甚用若如此

穿鑿則甚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又云今人凡事

所以說他慿地支離者只是見得不透如釋氏說空

空亦未是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

我見得箇空而不知他有箇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却不曾將手去探看自冷而濕終不知道有水在裏面此釋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須貴於格物格至也須要見得到底令人只是知得一斑半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又云某病後自知日月已不多故欲力勉諸公不可悠悠天下只是一箇道理更無三般兩樣若得諸公見得道理透使

諸公之心便是某心某之心便是諸公之心見得不差不錯豈不濟事耶

潘時舉録

因看趙子欽易説云讀古人書看古人意須是不出他本來格當須看古人所以為此書者何如初間是如何若如屈曲之説却是聖人做一箇謎與後人猜摶決不是如此聖人之意簡易條暢通達那尚恁他屈曲纏繞費盡心力以求之易之為書不待自家意起

於此而其安排已一一有定位

葉賀孫録

趙善譽説易云乾主剛坤主柔剛柔便自偏了某云若如此則聖人作易須得用那偏底在頭上則甚既是乾坤皆是偏底道理聖人必須作一箇中卦始得今二卦經傳又却都不説那偏底意思是如何剛天德也如生長處便是剛消退處便是柔如萬物自一陽生後生長將去便是剛長極而消便是柔以天地之

氣言之則剛是陽柔是陰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君子是剛小人是柔以理言之則有合當用剛時合當用柔時

輔廣錄

福州韓云能安其分則為需不能安其分則為訟能通其變則為隨不能通其變則為蠱此是說卦對然只是此數卦對得好其他又不然

燾淵錄

錄中能安其分則為需二句陳文蔚錄作

險而能忍則為需險而不能忍則為訟

問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此是指易書曰然易中多是說易書又有一兩處說易理神如今人所謂精神發揮乃是變易之不可測處易書乃為易之理寫真

鄭可學錄

或言某人近注易曰緣易是一件無頭面底物故人人各以其意思去解說得近見一兩人所注說得一片

道理也都好但不知聖人元初之意果是如何春秋亦然

輔廣録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